

然所謂有見如入者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內也

欲刺人時先以左手候其安中之氣見其氣來至然後內針

針入

針入穴俞

見氣盡乃出針

候其氣盡乃出其針非迎隨補瀉之法

是謂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也

總繳上文

八十一難曰經言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

註見十二難

將是寸口脉耶

問寸口脉如此

將病自有虛實也

問病自有虛實如此

其損益奈何

其減損補益之法如何

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

當更相平當金平木也

詳見七十五難

假令肺實

且如肺氣強實

故知肝虛微少氣

故知肝氣虛弱細微而少

用針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

用針者不補肝氣之虛反去補肺是使之

重實

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此是中工所

害也

此是中工所以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

黃帝八十一難經纂圖句解卷之七

鬼谷子卷上

擇圖第一擇擇動也國開歲也凡與人之古道或撥動之今有言示其開也或開歲之今自古示其開也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

若順稽考也聖人在天地間觀人設教必

順考古道而為之

為東生之先

首出萬物以前人用先知覺後知用先覺

覺後覺故為東生先

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

陽開以生物陰闔以成物生成既著須立

名以命之也

知存亡之門戶

不忘亡者存有其存者亡能知吉凶之先

見者其惟知機乎故曰知存亡之門戶也

善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

焉

萬類終始人心之理變化朕連莫不洞然

玄悟而無幽不測故能善策遠見焉

而守司其門戶

司主守也門戶即上存亡之門戶也聖人既達物理終始知存亡之門戶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趨存也

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莫不肯亡而趨存故曰其道一也

變化無窮各有所歸

其道雖一行之不同故曰變化無窮然有條而不紊故曰各有所歸也

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

此二者法象各異施教不同

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

政教雖殊至於守司門戶則一故審察其所宜先者先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

度權量能技其伎巧短長

權謂權謀能謂材能伎巧謂百工之役言

聖人之用人必量度其謀能之優劣按考其伎巧之長短然後因材而用

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擇乃可闢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

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擇而同之不肖者可闢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盡其力但恭已無為牧之而已矣

審定有無以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

言任賢之道必審定其材術之有無性行之虛實然後隨其嗜欲而任之以見其志意之真偽也

微排其所言而擇反之以求其實實得其指

闢而擇之以求其利

凡言事者則微排抑其所言撥動以反難之以求其實情實情既得又自閉藏而撥動之彼以求其所言之利何如耳

或開而示之或闢而閉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闢而閉之者異其誠也

闢而同之所以盡其情闢而異之所以知其誠也

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

凡有所言有不可不明審其計謀以

原其同異

離合有守先從其志

計謀雖離合不同但能有所執守則先從其志以盡之以知成敗之歸也

即欲押之貴周即欲闢之貴密周密之貴微

而與道相迫

言撥動之貴其周徧閉藏之貴其隱密而此二者皆須微妙合於道之理然後為得也

押之者料其情也闢之者結其誠也

料而簡擇結謂繫束情有真偽故須簡擇誠或無終故須繫束也

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

權衡既陳輕重自分然後為之度數以制

其輕重輕重因得所而為設謀慮使之道行也

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為之慮

詔輕重不合於斤兩長短不充於度數便為廢物何所施哉聖人因是自為謀慮更

求其反也

故捍者或捍而出之或捍而納之

謂中權衡者出而用之其不中者納而藏之也

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

誠者闔而取之不誠者闔而去之

捍闔者天地之道

闔戶謂之坤開戶謂之乾故謂天地之道

捍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闔以化萬物縱橫

陰陽變動四時開闔皆捍闔之道也縱橫

謂廢起也萬物或開以起之或闔而廢之

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言捍闔之道或反之今出於彼或反之復

來於此或反之於彼忤之於此皆從捍闔

而生故曰必由此也

捍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

言事無開闔則大道不化言說無變故開

閉者所以化大道變言說事雖大莫不成

之於變化故必豫之吉凶繫焉

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

心因口宣故口者心之門戶也神為心用

故心者神之主也

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

凡此八者皆往來於口中故曰由門戶出入也

入也

故闔之捍闔制之以出入捍之者開也言也

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

言八者若無開閉事或不節故闔之以捍

闔者所以制其出入開言於外故曰陽也

閉情於內故曰陰也

陰陽其和終始其義

開閉有節故陰陽和先後合宜故終始義

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

意喜欲為陽曰始

凡此皆欲人之生故曰始曰陽

故言死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

刑戮誅罰為陰曰終

凡此皆欲人之死故曰陰曰終

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

言法陰之類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

謂言說者有於陰言之有於陽言之聽者

宜知其然

捍闔之道以陰陽試之

謂或撥動之或閉藏之以陰陽之言試之

則其情慕可知

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

謂與情陽者言高以引之與情陰者言卑

以引之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

陰言卑小故曰以下求小陽言崇高故曰

以高求大

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言可

陰陽之理盡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何

所不可乎

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

無所不可故所說皆可

為小無內為大無外

盡陰則無內盡陽則無外

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

以道相成曰益以事相賊曰損義乘曰去志同日就去而遂絕曰倍去而復來曰反凡此不出陰陽之情故曰皆以陰陽御其事也

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

此言上下相成由陰陽相生也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

此言上以爵祿養下下以股肱宣力陰陽相求由捭闔也

上下所以能相求者由開閉而生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

言既體天地象陰陽故其法可以說人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天圓地方上下之義也理盡開閉然後生萬物故為萬事先上下之道自此出入故曰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 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及以難之故因難以深思必應也

古之大化者乃與无形俱生

大化者謂古之聖人以大道化物也无形者道也動必由道故曰无形俱生也

反以觀往覆以驗今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已

言大化聖人稽衆捨已舉事重慎反覆詳驗欲以知來先以觀往欲以知今先以考古欲以知彼先度於已故能舉无遺策動必成功

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動靜由行止也虛實由真偽也其理不合於今反求於古者也

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

事有不合反而求彼翻得覆會於此成此在於考彼契今由於求古斯聖人之意也

不可不察

不審則失之於幾故不可不察

人言者動也已察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以靜觀動則所見審因言觀辭則所得明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

謂言者或不合於理未可即斥但反而難之使自求之則契理之應怡然自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失

應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當觀其次令得自盡象謂法象比謂比例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无形求有聲理在玄微故无形也无言則不彰故以无形求有聲聲即言也比謂比類也

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

得魚在於投餌得語在於發端發端則語應投餌則魚來故曰釣語語則事合故曰合事明試在於敷言故曰得人實也

其張且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

張網而司之彼獸自得道合其事彼理自出理既彰聖賢辨雖欲自隱其道无由故曰釣人之網也

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

持釣人之網驅令就職事也或乖彼遂不

言無比如此則為之變常易綱更有以勇之者矣

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

此言其變也報猶合也謂更開法象以動之既合其心其情可見因隨其情而牧養也

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

已反往以求彼彼必覆來而就職則青象必申故言有象比則口無擇言故可以定邦家之基矣

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

謂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然後重之襲之反覆之皆謂再三詳審不容謬妄故能萬事允愜無復失其辭者也

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

聖人誘愚則閉藏之以知其誠誘智則撥動之以盡其情咸得其實故事皆不疑也

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

言善反聽者乃坐忘遺鑿不思玄覽故能變鬼神以得其情洞幽微而冥天會鬼神

本密今則不能故曰變也

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

言既變而當理然後牧之道審也

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

情明在於審牧故不審則不明審基在於

情明故不明則不審

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

謂言者於象比有變必有反辭以難之令

其先說我乃還靜以聽之

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歛欲高反下欲取反與

與

此言反聽之道有以誘致之故欲聞彼聲

我反靜默欲彼開張我反歛欲彼高大

我反卑下欲彼收取我反施與如此則物

情可致無能自隱也

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

理同歸

欲開彼情先設象比而動之彼情既動將

欲生辭徐徐牧養令其自言譬猶鶴鳴于

陰聲同必應故能以實理相歸也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

謂所言之事或因彼發端或因彼發端其

事有可以事上可以牧下者也

此聽真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

謂真偽同異情詐因此上事而知也

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

謂動作言默莫不由情與之出入至於或

喜或怒亦由此情以見其式也

皆以先定為之法則

謂上六者皆以先定於情然後法則可為

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

反於彼者所以求覆於此因以觀彼情之

所託此謂信也知人在於見情故言用此

也

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

謂聽言之道先自平靜既得其辭然後察

其事或論序萬物或分別雄雌也

雖非其事見微知類

謂所言之事雖非時要然觀此可以知微

故曰見微知類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

開其言則可知其情故若探人而居其內則情原必盡故量能射意乃無一失若合符契騰蛇所指禍福不差羿之引矢命處

輒中聽言察情不異於此故以相況也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從明生明能生智故欲知人必須自知

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

我能知己彼須我知必兩得之然後聖賢道合故若比目之魚聖賢合則理自彰猶先生而影見

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鐵舌以聖賢賢復何所失故若磁石之取鐵舌之取燔骨

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聖賢相與其道甚微不移寸陰見情甚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

上下之道取類股肱比之一體其來尚矣故其相成也如陰與陽其相形也猶圓與方

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

謂向晦入息未見之時當以圓道導之亦既出潛離隱見形之後即以方職任之

進退左右以是司之

此言用人之道或外進或黜退或賦左或崇右一惟上圓方之理故曰以是道司之

己不先定牧人不正

方圓進退若不先定則於牧人之理不道其正也

專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

用事不巧則操末績顯國弊方柄情道兩失故曰忘情失道也

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已能審定以之牧人至德潛暢玄風遠扇非形非容無門無戶見形而不及道日用而不知故謂之天神也

內捷第三 捷者持之令固也吉上下之交必內情相得然後結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道合則遠而親情乖則近而疏

就之不用去之反求 非其意則就之而不用願其事則去之而反求

日進前而不御遠聞聲而相思

分遠則日進前而不御理契則遠聞聲而相思

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 言或有遠之而相親去之反求聞聲而思者皆由內合相待素結其始故曰皆有內捷素結本始也

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

結以道德謂以道德結連於君若之臣名為臣實為師也結以黨友謂以友道結連於君王者之臣名為臣也實為友也結以財貨財結以采色謂若桀紂之臣實仲惡來

以采色

之類是也

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

自入出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隨其所欲

故能固志於君物莫能間也

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隙獨往獨

來莫之能止

蚨母蝗蟻也似蜘蛛在穴中有蓋言蚨母

養子以蓋覆穴出入往來初無間隙故物

不能止之今內捷之臣委曲從君以自結

固無有間隙亦由是也

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

說辭既進內結於君故曰內者進說辭也

度情為謀君不持而不捨故曰捷者捷所

謀也

故速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

陰德謂陰私相德也

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也

也

謂所言當時未合事過始駭故曰中來事

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遠聞聲而相思

者合於謀待決事也

謂所行合於已謀待之以決其事故曰通

聞聲而相思也

故曰不見其類而為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

說之者見非

言不得其情類而說之者必北轅適楚陳

軫遊秦所以見非逆也

得其情乃制其術

得其情則鴻遇長風魚網大整沛然莫之

能禦故能制行其術也

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

此用者謂其情也則出入自由捷開任意

也

故聖人交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

言以得情交事故能先知可否萬品所以

結固而不離者皆由得情也

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

由夫得情故能行其仁義道德以下事也

先取詩書浪說損益讓去論說

混同也謂先考詩書之言以同已說然後

損益時事議論去就也

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

內謂情內外謂情外得情自合失情自去

此蓋理之常也

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末事見疑故之

言善知內外者必明識道術之數預揣末

事見疑能決也

策無失計立功建德

既能明道術故策無失計策無失計乃可

以立功建德也

治民入產業曰捷而內合

理君臣之名使上下有序入賦稅之業使

遠近無差上下有序則職分明遠近無差

則徭役簡如此則為國之基故曰捷而內

合也

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捷而反之

上暗不治其任下亂不寤其萌如此天下

無邦域中曠主兼昧者可行其事侮己者

由是而與故曰捷而反之
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

言自賢之主自以所行為得而外不留賢
者之說如此者則為作聲譽而飛揚之以
釣觀其心也

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
君心既善已必自有命來者已既迎而御
之以行其志

若欲去之因危與之
翔而後集意欲去之因將危與之辭矣

環轉因化莫之所為退為大儀
去就之際反覆量宜如負環之轉因彼變
化雖傍者莫知其所為如是而退可謂全
身大儀儀者法也

抵滅第四 抵擊實也 抵擊除也 抵擊
因除而壞因壞而擊實之
則備罪不敗若不可救因而除
之更有所營置人事亦由是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
此言合離若乃自然之理
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
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察辭觀行則近情可見反往驗來則遠事
可知古猶今也故反考往古則可驗來故
曰反往以驗來

熾者辭也辭者啗也啗者成大隙也
隙大則崩毀將至故宜有以抵之也
熾始有暖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
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熾之理也

朕者隙之將兆謂其微也自中成者可抵
而塞自外來者可抵而却自下生者可抵
而息其萌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
抵而得深知此五者然後善抵熾之理也

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
達計謀以識細微
形而上者謂之聖人故危兆繞形朗然先
覺既明且哲故獨保其用也因化說事隨
機運術通達計謀以經緯議微而預防之
也

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
漢高祖以布衣登皇帝位殷湯由百里而
馭萬邦經始也揮動也

其施外兆萌牙孽之謀皆由抵熾抵熾隙為
道術

言化政施外兆萌牙孽之時託聖謀而計
起蓋由善抵熾之理故能不失其機然則
熾隙既發乃可行道術故曰抵熾隙為道
術也

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說
賊賢人不用聖人黨匪貪利詐偽者作君臣
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
目是謂萌牙熾辭

此謂亂政萌牙為國之熾辭伐射謂相攻
伐而激射
聖人見萌牙熾辭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
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
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

如此謂抵而塞之如彼謂抵而得之反之
謂助之為理覆之謂因取其國
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五帝之政世間猶可理故曰抵而塞之是
以有禪讓之事三王之事世間不可理故

以有禪讓之事三王之事世間不可理故

以有禪讓之事三王之事世間不可理故

曰抵而得之是以有征伐之事也

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

謂五伯時右由上也

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隙不可不察也

合離謂否泰言天地之道正觀尚有否泰

為之隙隙又況於人乎故曰不可不察也

察之以捍圍能用此道聖人也

捍圍亦否泰也體大道以經人事者聖人

也

聖人者天地之使也

後天而奉天時故曰天地之使也

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

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

上合謂抵而塞之助時為治檢下謂抵而

得之束手歸己也

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言能因循此道則大賈之位可居故能為

天地守其神祀也

鬼谷子卷二

鬼谷子卷中

甚三

飛箱篇五飛謂作聲譽以飛揚之箱

言取人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故

必露情竭志而無隱然後因其所好

不得轉移

凡度權量能所以微遠來近

以微遠而來近也謂賢者所在或遠或近

以此微來若燕昭尊隗即其事也

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

言遠近既至乃立賞罰之勢制能否之事

事勢既立必先察黨與之同異別言語之

是非

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

外謂浮虛內謂情實有無謂道術能否又

必見其情偽之辭知其能否之數

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

既察同異別是非見內外知有無然後與

之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則賢不肖可

知也

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微乃可求乃

可用

權之所以知其輕重量之所以知其長短

輕重既分長短既形乃施隱括以輔其曲

直如此則微之亦可求之亦可用之亦可

引鈎箱之辭飛而箱之

鈎謂誘致其情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故

鈎箱之辭亦有等級故引鈎箱之辭內惑

而得其情曰鈎外譽而得其情曰飛得情

即箱持之今不得脫移故曰鈎箱故曰飛

鈎箱

鈎箱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

謂說鈎箱之辭或捍而同之或合而異之

故曰乍同乍異也

其不可善者或先微之而後重累

不可善謂鈎箱之辭所不能動如此必先

命微召之重累者謂其人既至然後狀其

材所有其人既至然後都狀其材術所有

知其所能人或因此從化者也

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

或有雖都狀其所有猶未從化然後就其